



张继合 著

历史的媚眼

有多少巾帼不让须眉



文匯出版社

二十位人物铺陈 写尽巾帼红妆的绰约风姿
三千年历史钩沉 写透帐内裙下的智趣权谋
二十万字斟句酌 写绝古今不变的世情沉浮

中国首部以女性为主角的正史



张继合 著

历史的媚眼

有多少巾帼不让须眉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史的媚眼 / 张继合著.—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.

2011. 4

ISBN 978-7-5496-0083-0

I. ①历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女性—人物研究—中国—古代—通俗读物 IV. ①K828.5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51345号

历史的媚眼——有多少巾帼不让须眉

作 者 / 张继合

责任编辑 / 竺振榕

内文制作 / 北京艺和天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(邮政编码: 20041)

出 版 人 / 桂国强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

版 次 / 2011年4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20 × 1000 1 / 16

字 数 / 250千字

印 张 / 16.7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96-0083-0

定 价 / 29.80元

历史的“另一半”

李国文

张继合的这部新书，值得一读。

近年来，写随笔文字者颇众，出随笔集子者颇多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。但是，有功力，有见地，有文采，因而有影响的作者和作品，却相对的少。张继合这部《历史的媚眼》，一是想法新颖出彩，二是内容艳丽好看，三是文字活泼生动，四是主旨警醒深刻。所以，这是一部有分量的随笔集。我为他的这部新作——也是一部力作，写上几句读后感，以示赞赏、喝彩之意。

随笔这种文体，易写难工。因为易写，写的人多。因为难工，好作品少。为什么写的人多？是随笔的这个“随”字害的。“随笔”一说，始自宋人洪迈，他在《容斋笔记》的序中说：“意之所之，随即纪录，因其后先，无复铨次，故目之曰随笔。”现在，作为一种文体的随笔，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借鉴西方文学类别之Essay的随笔、漫笔、小品文而来，二者有相似之处，但又并不尽同。随笔的“随”，固然在写作上看似可以“随意”，可以“随便”，可以“随心所欲”的，然而，随笔之严谨与认真，却是字字千钧。实际上，是绝对不可以“随意任情”，不可以“随波逐流”，尤其不可以“随人脚跟”，这也就是随笔易写难工之处。

道理很简单，第一，大家都在写，你要写出与大家的不同，难；第二，你自己也在写，你要写出与自己的不同，更难；第三，历史，白纸黑字，就那么一堆、一块，谁都看得见，摸得着，明摆在那里。你看到，不等于别人就不会看到。你选中，不等于别人就不会选中。你动笔，不等于

别人就不会动笔。因此，“标新立异”这四个字，可谓难上加难。一篇随笔，既无新意，又无异彩，看起来岂不味同嚼蜡乎？

看到继合这部书稿，我马上被吸引，这部书的整体构思，打动了我。人物群像，震惊了我。使我想到一句很流行过一阵的语言，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”。若果然是这样的话，那么，历史必然有其“一半”，毫无疑问是属于女人的了。继合能着眼于历史的这“一半”，萃取其中佼佼者，用心于史料中寻找她们对于那个时代、那个世界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，勾勒出这些或风姿绰约，惊若天人；或才情洋溢，诗书满怀；或生离死别，爱恨情仇；或苦海浮沉，百劫不复的女性，以及她们身边的男性所演绎的故事。这就让我很钦佩了。

写历史随笔，引起读者的注意，讨得读者的喜欢，也许并非难事，因为历史本身的魅力摆在那里。但要出彩，让读者眼睛一亮。但要闪光，令读者精神一振，那就很不容易了。因为，每个单独的篇章，都曾经是脍炙人口的传说，耳熟能详的典故。然而，知其一者，未必知其二，知其三、四者，未必知其全部，窥其全貌。一颗珠子放在盘子里，只是一颗珠子。若将多颗珠子贯穿在一起，那就是一串项链。融汇上下数千年，构成中国历史“另一半”的绚丽星空，这就是继合这么多年来勤写作、多读书、肯思考的收获了。

我和继合相识很久了，我长他差不多一倍的年纪，称得上是忘年交。他偶尔到北京公出，到我这儿坐坐，神扯一通，很谈得来。他机敏，捷智，颖悟，乐观；他比同龄人有更多的历练，精明，通脱，豁达；他始终孜孜不倦地学习，写作，追求，探索……也给我不少启迪。

我相信，他在尝试着超越自己，这部《历史的媚眼》，是他迈出的坚实一步。在文学这条路上，只有持这种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的精神，方是正道。

2009年7月3日 于北京

目 录

 序：历史的“另一半” 李国文	001
--	-----

 第一章 妹喜：衔恨“卧底”	001
---	-----

每个没落王朝，似乎都麋集着一群势利小人，他们结党营私，胁肩谄笑；每个亡国之君身旁，都缠了几个狐媚女子，她们妖媚惑主，指手画脚。要不，好好一个政权，怎么忽然就散了呢？

 第二章 西施：吴宫“谍影”	013
---	-----

中国文人积攒了堆积如山的词汇来刻画漂亮姑娘。常挂嘴边儿的有“沉鱼落雁”、“闭月羞花”。其实，这两句熟语，暗藏着四大典故，每个典故对照一位绝代佳人。其中既有真人，也有虚构。

第三章 钟离春：“丑女”这种生物

025

古代中国有“四大美女”，至今，她们依然被津津乐道：西施“沉鱼”，王嫱“落雁”，貂蝉“闭月”，玉环“羞花”。上天既让这些惊艳的美人活着，也让那些吓人的丑女活着。

第四章 刘细君：“金枝”开出“苦菜花”

039

天下万事万物，绝不可能一碗水端平。历史故事和现实生活没什么不同，照样勾心斗角，厚此薄彼。世人津津乐道的千秋功业，像一件怪异的马甲，张三套上，满堂彩；李四一穿，就招人不待见。

第五章 王昭君：悲惨的匈奴生活

051

后人谬托知己，凭借甜腻俗烂的口味粗暴地打扮着王昭君。殊不知，这位声名显赫的古代美女，在无限风光背后，隐藏着满肚子黄连汁水。她既是一位勇敢的“美人”，也是一个悲惨的“苦人”。

第六章 赵飞燕：姐妹“俏冤家”

063

这是个穷苦的歌伎、卑贱的舞女、至尊的皇后……她最后一段舞蹈，竟是果断地结束了45年的人生。爱恨情愁，是非功过，都化作一缕轻烟，飘过去了，再也看不见了……

第七章 蔡文姬：三场倒霉的婚姻

079

女人只须跳过三道坎儿，一辈子的幸福就算到手了：一，有个好出身。二，嫁个好丈夫。三，养一群乖孩子。民谚说：“男怕选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”看来，婚姻是女性人生中祸与福的分水岭。

第八章 山阴公主：淫乱的血统

091

“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”这句土掉渣儿的民间

俗话，一屁股坐到了“血统论”那边。其实，血统的确埋伏着性格，性格便注定了某种命运。

第九章 胡太后：只要我快活 103

有种说法：那拉氏“淫而不荡”，武则天“荡而不淫”。在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的框架里，两个女人，“性”格不同。甭管万里江山被弄成个什么样子，她们隐秘的私生活，却始终暗藏在官闱深处，犯不着向臣民交代。偏偏有一类当家女人，分不清“里外面儿”，非将奢靡的餐桌和妖淫的卧榻，搬到了大庭广众之下展览。

第十章 张丽华：井口红唇 115

南北朝，鸡飞狗跳地闹了169年。公元五、六世纪，中国似乎就做了两件事儿：一，从南到北的战乱；二，自上而下的色情。美女张丽华一露面，沐浴在纸醉金迷暖风之中的南陈王朝开始岌岌可危。

第十一章 独孤皇后：把隋朝攥疼 127

《旧唐书》公开承认女人参政的力量，《列传》第一篇就声明：“三代之政，莫不以贤妃开国，嬖宠倾邦。”看来，政治女强人，足以登上前台，抑或躲进幕后，左右权力分配与历史进程。隋文帝杨坚那位独孤皇后就是这种实权人物，她一双温柔的手，将大隋朝攥得风雨不透，刺骨地疼痛。

第十二章 萧皇后：半世“女俘” 139

评书，把隋唐风云脸谱化，将萧皇后妖魔化。历史真实和艺术夸张走得越来越远，甚至到了互相不认识的地步。

第十三章 上官婉儿：才女弄权 151

天才，总要成群结队地来。有本事、有作为的女性也是如此。

弄权，对谁都是一招险棋。如果旷世才女动了这种心思，那么，“血泪账”没完没了，就算翻开头儿了。

第十四章 鱼玄机：罗衫空掩一囊诗 163

地上有多少人物，天上就有多少颗星星。一时，风云际会，群星闪耀。大唐上空，持续了289年的瑰丽景象。中唐以后，还出现了“四大女诗人”，她们是：李季兰、鱼玄机、薛涛和刘采春。其中，鱼玄机最为惊世骇俗。

第十五章 花蕊夫人：“硬骨”美女 177

往事如云烟，但哪怕过了一千年、两千年，那些轰轰烈烈的事、那些爱恨情仇的人，仍叫芸芸众生念念不忘。花蕊夫人之所以被历史记住，全靠她“骨头硬”。

第十六章 小周后：跑丢了“金缕鞋” 189

江南出才子，苏杭多丽人。命运，把词人李煜和美女周薇推到了一起，这对天生的“浪漫派”，演绎出金陵屋檐下，万人争颂的风流故事。

第十七章 萧燕燕：沙场“女帅” 201

中国历史总是“一边儿倒”。男人走运，自然要当主角；不走运，就做配角；女人，连“跑龙套”都没资格，更别提登堂入室、参与朝政了。唯独《契丹国志》和《辽史》大爆“冷门”，这个政权“集体怕老婆”。他们有个奇怪的风俗：“凡事只从妇谋。”这就为女人抛头露面，扫清了道路。

第十八章 梁红玉：罕见的“妓女将军” 213

古代中国很多有素质、有涵养的妓女，不但可以胜任红粉知己、

贤妻良母，还能跨马征杀、担当起战场的主宰。公元12世纪刚刚进入第二个百年，宋金对峙。在刀光剑影之中，便出现了第一位“妓女将军”。

第十九章 马大脚：明朝“女一号” 225

朱元璋手黑，刚坐稳南京，就分批屠杀功臣。中国人最恨卸磨杀驴、过河拆桥这种事儿，大明皇帝“龙眼无恩”，随即被民间的舆论大肆“糟改”，就连他的原配夫人——“马大脚”，也跟着无辜挨骂。

第二十章 柳如是：可怜名媛做相公 239

光阴如流，冲刷岁月的河床。如今谁还够着“秦淮八艳”的脉脉香气？她们都走了，只留下当年那些事儿，结成了琥珀，泛着血色泪光，裸露在记忆的沙滩上。其中，柳如是的传奇尤其让人津津乐道。

后记 唤醒那群女人 255



夏朝的末代君王夏桀

公元前841年，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：周厉王的宠臣，滥施“专利”，把国内的河流、湖泊，一股脑儿划到了私人名下。说白了，就是私吞、霸占。饶是如此，还禁止外界批评，恨不得把万民之口，都死死地缝上。

按老规矩，西周的“国人”——也就是自由的城市平民，一般能当半个家，无论是贵族打架，还是君主废立，都得请“国人”一块儿参谋。如果这帮人不点头，什么事儿也通不过。周厉王腻味“国人当家”，他大胳膊一抡，规矩全改，叫天下人“莫谈国事”；违者，斩！

惯于说三道四的“国人”，不得不忍气吞声，夹起尾巴过日子。一时，万民缄口，朋友脸碰脸，也不敢打招呼，惟恐一张嘴，捅着什么篓

子；彼此只能挤眉弄眼地打招呼、泄私愤。人们实在忍不住了，便集体暴动，愤怒的人群，潮水般冲进王宫。专横跋扈的周厉王，早已经闻风而逃了。这就是划时代的“国人暴动”。从此，中国历史摆脱了“大概其”的模糊记忆，正式开始确切而不间断的文字记载。当然，这个“历史起点”之前那些事儿，还得依靠残破的甲骨、剥蚀的钟铭和散乱的竹简……

夏、商、周，及此前更久远的岁月，在缥缈的云烟深处，跌宕起伏，时隐时现。历史学家谁也不肯“一刀切”，对早于公元前841年的陈年往事，仍要给一个“文学性的描述”。夏灭商兴，中国第一次政权更替，就出现在这个时段里。夏朝最后一代国君——桀，臭名昭著，他经常陪商纣王、周幽王这两个末世暴君挨骂。此外，还有他最宠爱的妃子——妹喜。

每个没落王朝，似乎都麇集着一群势利小人，他们结党营私，胁肩谄笑；每个亡国之君身旁，都缠了几个狐媚女子，她们妖媚惑主，指手画脚。要不，好好一个政权，怎么忽然就散了呢？和商纣王的妲己、周幽王的褒姒一样，夏桀的老婆——妹喜也背负着满身恶名。如果论资排辈，她堪称中国“第一美女”、“第一献物”、“第一怨妇”、“第一祸水”、“第一卧底”、“第一女特务”……这些乌七八糟的“第一”，插在同一个女人身上，绝不是什么体面和光彩。后人不禁要问：难道妹喜成心要挖丈夫的墙角儿吗？莫非她相信，毁了夏朝，还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么？那个神秘的女人究竟怎么想？她果真像传说的那样“美丽而狰狞”吗？

（一）沙场抱得美人归

少年时代，翻“小人儿书”，深深记住了一个细节：大禹做了天下首领，为了治理水患，像个农民工似的，在外漂泊了13年，忙得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。嫁给这种男人，还能过日子吗？老婆涂山氏哭着跑了，大禹刚追到悬崖边，女人就变成一尊石头。为了给他留下后代，有个白白胖胖的男婴，从石缝儿里跳出来。这就是大禹的儿子、夏朝的开国之君——启。

大禹紧握耒头，疏浚天下洪水，他为“禅让”制度，培了最后一锹

土。他一死，宝贝儿子——启却公然干掉了老爹选中的接班人，另起炉灶，经营起夏朝的“家天下”。夏朝开国，前后16位君主，历时约472年。可惜，司马迁手头儿资料也不多，《史记·夏本纪》酷似一段粗枝大叶的流水账，还没说清楚什么，就完了。

大风，漫不经心地吹过夏朝的九州，三千多年前，这里城郭密布，水草丰美。远古人家，各自过他们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”的太平生活。公元前17世纪，孔甲登上王位，夏朝的政局，开始明显恶化。《夏本纪》中说：“帝孔甲立，好方鬼神，事淫乱。”孔甲是个胡作非为的暴君，他将夏朝推上了摇摇欲坠的险境。

孔甲时代，天下离心，有些诸侯已经不来朝贺了。这种半死不活的残局，只有老天爷才能收拾。夏桀上台，等于在即将崩溃的骆驼背上，加了最后一根稻草。公元前17世纪末叶，阵阵丧钟，开始在中国第一个王朝上空，袅袅回响……

桀，并不是谁的真实名字；而是商汤灭夏之后，馈赠的“谥号”。商汤灭了夏朝，新君自然能将贬义词强加给政敌。“桀”，乃凶猛、残暴之意，这个词，显然含有诅咒禽兽的意思。其实，“桀”的本名叫做“履癸”，他是夏朝第15代国君“发”的儿子。据说，“履癸”是个非常有本事的人物，他能文能武，身体壮硕，两只胳膊一使劲儿，便能轻而易举地拉直铁钩。据《史记·律书》记载：“（履癸）手搏豺狼，足追四马，勇非微也。”或许，有人不理解，如此英勇强壮，怎么会沦为亡国之君呢？

人的品质，绝非“一加一等于二”这么简单，那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组合。比如夏桀，当然很勇猛，也很有韬略，但抵消不了性格中的残暴、荒淫。倘若“一把手儿”窝囊，手下人就可能偷偷摸摸地干点儿坏事。如果当家人精明，势必挽起袖子，亲自造孽——后来，商纣也属这类货色。连毛泽东都夸他“能文能武”、“很有本事”，结果怎么样呢？还是被周武王干掉了。有真本事打仗的人，往往也有真本事造孽。

夏桀还挺有福分，他由着性子，足足折腾了54年。掌国半个多世纪，这位末代君主也的确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，最突出的一项，就是领兵征剿、满世界灭火。

已经天下大乱了，有些诸侯越来越小瞧“履癸”这位总盟主。为弹

压局面，君王只能用刀枪说话。夏桀登基第33年，他亲自出兵讨伐“有施氏”。“有施氏”的领地，大概在今天鲁南滕州一带，几个小部落在那儿固守一块儿弹丸之地，他们又没人，又没钱，就是有胆子。在夏桀眼里，它显然是一只“软柿子”。胆敢挑头儿闹事，当然要捏死！

王师所指，旌旗猎猎。讨伐部队，耀武扬威，这阵势，早吓得“有施氏”屁滚尿流。小胳膊拗不过大腿，“有施氏”人单势孤，只能乞和。他们摸透了夏桀的本性，便趁机进献了一名绝色女子。在征服者寝帐里，妹喜精心打扮，款款而来。“性贿赂”总算是对症下药，像变魔术一样，夏桀满腔的怨恨与杀气，顷刻烟消云散。他搂着天生丽质的姑娘，眉开眼笑。“美女换和平”——可真是个好主意！有了这层亲戚，还打什么仗呀？统帅一句话，远征军随即开拔回家。

历代史官，一提夏桀，便会捎带妹喜陪绑。此例一开，后世那些地位特殊的无辜女子，就被成批成批地推上了“审判台”。作为“从犯”，她们不得不接受后世的羞辱和挞伐。可怜妹喜，也卷进了王朝兴替的巨大漩涡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反面角色“女一号”。

西汉学者刘向，写过一部专题著作《列女传》，书中详细记述了105名古代妇女的生平事迹。这批女人参差不齐，总共七大类，分为母仪传、贤明传、仁智传、贞顺传、节义传、辩通传和孽嬖传。单说“孽嬖传”吧，“孽”，是邪恶、是祸根；“嬖”，指受宠爱的人。不用问，《孽嬖传》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夏桀的心肝宝贝儿——妹喜，稳居“坏蛋”榜首。

刘向先生罗列出夏桀和妹喜一大堆荒淫、无耻的勾当，说到底，亡国败家皆“女祸”。直到现在，民间还骂“最毒莫过妇人心”。那意思是，男人多被漂亮女子勾引，才一步一步走向堕落。似乎妹喜不来搅和，夏桀可能比三皇五帝还有作为。

其实，现代人早就开始唱反调了。柏杨先生非常同情妹喜，他曾写过《一个可怜的女俘》，公开为中国历史上“第一狐狸精”叫屈鸣冤。他说：“施妹喜是个可怜的女孩子，她的身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俘虏。在她正青春年华的时候，不得不离开家乡，离开情郎（假如她有情郎的话），为了宗族的生存，像牛羊一样地被献到敌人之手。”

《中国女性沉冤录》也是这种笔调：“历朝历代，从夏朝开始，好

像人们已经习惯了为每一个王朝兴亡，找出一个替罪羊来。夏有妹喜，商有妲己，周有褒姒，等等等等，不一而足……红颜祸水，这样的词语在历史中到处可见，就好像一个王朝的灭亡，一场动乱的发生，全是由女性造成的一样。但实际上呢？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背后的真相——要不是帝王们昏庸好色，将相的腐败无能，又何至于斯呢？”

不管怎么说，夏桀还是从东方战场抱回一个欢蹦乱跳的大美人儿，这份特殊的“战利品”，叫他心满意足。接下来，只剩下一件事儿了，那就是可劲儿地享受。各种文献表明：夏桀和妹喜纸醉金迷的宫廷生活，远远超出了常规想象。

（二）美色，昂贵的消费品

夏朝国都，变来变去，也没个准地方。先在阳城（今河南登封一带），又迁穷石（今河南洛阳一带），再至帝丘（今河南濮阳一带），后到斟鄩（今河南巩县一带）……干吗东躲西藏呢？显然是局势不稳定。有人迷信风水，认为斟鄩，是夏朝的不祥之地。大禹的亲孙子——纨绔子弟“太康”，曾把政权弄丢了，他的都城就设在斟鄩；篡夺夏朝政权的后羿，也在此定都。三百年后，夏桀居然坐进了斟鄩的宫殿。这个肢体强壮的老男人，根本不相信什么天命、谶语，他只管搂着妹喜，歌舞升平，花天酒地。

常言道，英雄不问出处，美女不问来路。妹喜无非是打仗赢来的“战利品”，漂亮、好玩就行，谁还管她父母何人，仙乡何处啊？据刘向《列女传·孽嬖传》记载：“妹喜者，夏桀之妃也。美于色，薄于德，乱无道。女子行丈夫心，佩剑带冠。”看来，妹喜好动、爱玩、男孩子气十足，是个嘻嘻哈哈、活泼开朗的“阳光女孩”。姑娘爱玩，国君更爱玩，俩人一拍即合，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。

公元280年前后，晋武帝司马炎在位。期间，河南汲县（今河南卫辉西南）发生了一桩盗墓案。小小盗贼，竟让战国时代、魏国史书十三篇大白于天下，这就是著名的《汲冢纪年》，也叫《竹书纪年》。虽说竹简出土之后，多已“毁落残缺”，但部分编年文字侥幸保存下来，却成为再现夏、商、周最硬的材料。《竹书纪年·夏纪》中，收录着夏桀那点事儿。

《夏纪》并没有指责妹喜，只简略提到了夏桀的铺张：“桀倾宫，

饰瑶台，作琼室，立玉门。”如果说，兴修楼堂馆所，是最起码的硬件建设。那么，吃喝玩乐作为“软件开发”，则需国君的奇思妙想。且看夏桀和妹喜，曾怎样经营他们的“娱乐嘉年华”。

刘向先生在《列女传》中愤怒地谴责道：“桀，既弃礼义，淫于妇人，求美女，积之于后宫。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，聚之于旁，造烂漫之乐，日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，无有休时。置妹喜于膝上，听用其言，昏乱失道，骄奢自恣。”

比刘向晚220年的西晋学者皇甫谧，写过一本《帝王世纪》，据该书记载：“妹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，桀为发缯裂之，以顺适其意。”

看来，早在妹喜进宫之前，夏桀就把后宫折腾得乌烟瘴气了：他好色，从民间劫来的良家女子、四方贡献的绝色佳人，像五月鲜花，簇拥在华美的廊檐下，姹紫嫣红，竞相绽放。他爱玩，大批“倡优、侏儒、狎徒”，聚集在灯火通明的殿堂里，嬉笑歌舞，夜以继日。他善饮，成坛的美酒倾倒进大池里，这座庞大的“酒池”，居然“可以运舟”……另外，他挖了一片大池，称为“夜宫”，夏桀亲率大群男女，赤裸裸地混在里边，居然，乐不思归，一个月都不上朝。

大约600年后，商朝的亡国暴君——殷纣，布置过臭名昭著的“酒池肉林”。原来，这个馊主意是从夏桀那儿掏来的。2200年后，南陈末代皇帝——陈叔宝也是“小巫见大巫”。他曾别出心裁，把宠爱的美女张丽华放在自己大腿上办公。其实，这一招儿，夏桀早就玩剩下了。妹喜坐在夏桀的膝盖上，一边娇滴滴地笑着，一边指点他敷衍军国大事和天下苍生。

《帝王世纪》提及的“裂缯之声”，很像《红楼梦》里晴雯撕扇子。贾宝玉逞着丫环放刁，竟把大批名贵的折扇，“‘嗤’的一声，撕了两半。接着，‘嗤嗤’又听几声……”贾宝玉却笑着说：“响得好，再撕响些！”“千金难买一笑，几把扇子能值几何！”您说，这是丫环有病呢，还是公子有病？夏桀对妹喜百依百顺，美人要撕绸缎，尽管让她尽兴。于是，五彩云霞，萦绕左右，“嗤嗤”的“裂缯之声”，惹得妹喜眉飞色舞，花枝乱颤。可惜，这种作孽的戏法，“怡红公子”能玩，亡国之君却不能玩。刁蛮丫环撕扇子没事儿，末代王妃“裂缯”，就是国计民生的大问题，必须上纲上线，说道说道。

查阅比较可靠的资料就清楚了。《竹书纪年》根本就没说过妹喜如何放荡、怎样祸国。《史记·夏本纪》对妹喜这个人，干脆只字未提。至于酒池肉林、裸身嬉戏、裂缯之声那些破事儿，多属《列女传》和《帝王纪年》的描述。那么，这些“花边新闻”又是从哪儿来的呢？连司马迁都没捞着这些精彩故事，刘向、皇甫谧他们凭啥“捡漏儿”呢？显然，属于文人附会。尤其汉代之后，妹喜被打扮得越来越离谱，酷似一只祸国殃民的“狐狸精”。年深日久，演义取代了正史，这个“阳光女孩”终于被历代文人“妖魔化”了。

作为一国之君，夏桀当然可以宠幸任何女色，并为此支付任何代价。但最可怕的不是糟蹋东西，而是为此丢了人格、寒了人心。虽然，妹喜给了夏桀新奇的肉体快乐与空前的精神享受，然而，对风雨飘摇的夏朝政局，却一点儿主意都没有。

（三）最后的“政治·局”

只要爷们儿当家，政治主角总是胳膊粗的男人。自从夏启开国，男性之间的智力角逐便连绵不绝。政治，多是老百姓所说的“局”，那些拐弯抹角的地方，布满了陷阱和圈套。夏桀再混账，也是职业政治家，自然跳不出明枪暗箭的权力战场。他身在“局中”，不得不应付两种诡谲局面。

首先是“窝里斗”。

夏桀沉迷于酒色，花样翻新享受他的帝王生活，哪还有心思上朝理事？天下怨声四起，很多人都替国君捏着一把汗。夏朝那些忠心耿耿的臣僚，接二连三跑到夏桀那里劝谏，可惜，这些肺腑之言还不如放屁。“太史令”终古，掉着眼泪哀求国君改邪归正，夏桀反倒十分厌恶，竟恶狠狠地斥责人家多管闲事。终古彻底绝望，回家收拾行李，投奔商汤去了。

另外一位大臣关龙逢，也窝了满肚子火，他在夏桀眼前，竹筒倒豆子，好话、赖话一块儿讲：“天子谦恭而讲究信义，节俭又爱护贤才，天下才能安定，王朝才能稳固。如今，您奢侈无度，嗜杀成性，天下百姓竟然盼您早死。眼下，您已经失去了民心，赶快改正吧！”

“君无道，必亡矣”——这句刺耳的实话，顿时激怒了国君。夏桀眼露凶光，冷冷地诘问道：“日有亡乎？日亡而我亡！”您听多大口